

彭懿儿童文学获奖作品

疯狂绿刺猬

彭懿◎物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OL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彭懿儿童文学获奖作品

疯狂绿刺猬

彭懿◎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疯狂绿刺猬 / 彭懿著.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3

(彭懿儿童文学获奖作品)

ISBN 978-7-5397-9352-8

I. ①疯… II. ①彭…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7939号

PENGYI ERTONG WENXUE HUOJIANG ZUOPIN FENGKUANG LÜ CIWEI

彭懿儿童文学获奖作品 · 疯狂绿刺猬

彭懿 / 著

出版人：张克文 总策划：上海采芹人文化 策划统筹：王慧敏 宣晓凤

责任编辑：何军民 特约编辑：魏舒婷 责任校对：王 姝

责任印制：田 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 63533532 (办公室) 63533524 (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4.5 插页：12 字数：85千字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9352-8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我要说，幻想小说是诗，不是谎言。

孩子需要幻想。

如果我们忽略了孩子的这个需求，

就等于关闭了进入孩子世界的大门，

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孩子世界里的秘密。



彭懿……彭懿当然不是上面这位了，上面这位是一只锹甲。

彭懿不是锹甲，锹甲是昆虫。

但彭懿坚持说，这只锹甲就是他的自画像。

嘿嘿，不是他长得像一只锹甲，头上还长着两把剪刀一样的上额（其实，他挺渴望自己长得像一只武装到牙齿的锹甲的。你说，那样的话，谁还敢欺负他啊），是他的人生始终没有离开这只锹甲。

他从小就喜欢画锹甲，总是把它们画成一个个幻想中的怪物。他那望子成龙的老父亲看花了眼，以为又一个天才毕加索要冉冉升起了，于是，便带着他敲开了一位大画家的门。可是对方只看了一眼，就把他给推了出来：“孩子，求求您，别再画了，这个世界上的怪物已经够多了。”你以为他的画家梦就此夭折了？没有，这句话激怒了他，他开始更

加疯狂地画锹甲，最后，奇迹还真的发生了，因为他画的锹甲太逼真了，被几千公里之外的一所著名大学的昆虫专业知道了，竟然破格录取了他。

这下，他可以画一辈子锹甲了。

可是毕业第二天，他就发现，他不想对着锹甲的标本画一辈子的锹甲了。那不是他的梦想，他还是更愿意画幻想中的锹甲，更愿意把它们写成一个幻想故事……就这样，他慢慢地变成了一位幻想小说家。

至于他都写过哪些幻想小说，就不在这里啰唆了，又不是填表格写求职信。

你以为上面说的都是虚构出来的吧？不是，彭懿，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

这张锹甲画，是他二十来岁时为自己写的一本名叫《西天目山捕虫记》的书画的插图。

怎么样，栩栩如生吧？

如果你愿意把彭懿想象成为一只锹甲，他会对你说话“谢谢”的。

作者简介

彭懿，1958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昆虫专业，199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国语教育专业，2008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彭懿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主要学术著作有：《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读》《官泽贤治童话论》《图画书：阅读与经典》……

彭懿是一位优秀的幻想小说作家，他写幽灵，写妖孽，写现实世界中从未发生过的凄美又惊人的故事，作品有：《疯狂绿刺猬》《我捡到一条喷火龙》《欢迎光临魔法池塘》《小人守护者》……

彭懿是一位热情的翻译者，译作有：《晴天有时下猪》《车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手绢上的花田》《鼹鼠原野的伙伴们》……

彭懿是一位狂热的摄影师——当他在幻想世界里陷得太深的时候，就会背着沉重的背囊，一人上路，浪迹天涯。作品有《背相机的旅人》《独去青海》《三上甘南路》《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

彭懿还是一位狂热的演讲家——他曾激情澎湃地讲了两百多场关于图画书的演讲，甚至讲到了遥远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人说：“彭懿的演讲改变了我女儿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为什么写幻想小说（代序）

书一

首先，孩子们为什么要看幻想小说呢？

有人说，幻想小说荒诞不经。

不对，好的幻想小说都是成长小说，像民间故事一样，它长久不衰的魅力在于它能帮孩子处理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内心冲突。

它是一面镜子，能照出孩子的自我。

它是孩子们演练内心冲突的一个舞台。

它是孩子们的一次自我发现之旅。

幻想小说更不是逃避现实，故事里的一切都是对现实的折射。

所以才会有孩子这样说：“在幻想小说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因为那是你的故事。虽然你不一定真的去做那些事情，但那是你的故事。”

我们回忆自己的童年，当我们还是一个孩子时，又有哪一个少年不曾幻想自己走进一个奇幻的世界，遭遇邪恶，历尽磨难，最终凯旋呢？没有一个少年不曾幻想自己成为一个英雄，因为这是人类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一个梦，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脉之中，亘古久远。

我们的少年必须踏上征程——生命因你不去承担自己

应有的冒险，而变得干枯。

于是，我就用纸和笔，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幻想的舞台，这是一个比民间故事还要充满挑战的舞台。一个个少年英雄登场了，月黑风高，危机四伏，世界在等待着他们来拯救，可是他们能够击败邪恶的力量吗？《魔塔》里有黑暗之神，《我捡到一条喷火龙》里有烈火黄焰，《疯狂绿刺猬》里有满天飞舞的绿刺猬……孩子们一翻开这些书，还没读完第一页，我就听到他们在心底叫了起来：“让我去把它们干掉吧！”

其实，读这些书的孩子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那一刻，他们已经与小主人公心心相印，融为一体。那一个个少年英雄，不过是他们的投影。是他们自己在呐喊，是他们自己在前仆后继地战斗，是他们自己在主宰着书里的那些英雄的灵魂，他们和那些英雄同呼吸、共命运。

他们在体验英雄！

他们在扮演英雄！

今天，他们是精神上的英雄！

明天，他们就是现实中的英雄！

于是，少年英雄——每一个读着这些幻想小说的孩子——就这样诞生了！

我幻想小说里的少年英雄，一开始都不是气贯长虹的英雄，都是现实中一个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孩子，不完美，有缺陷，甚至还很严重。

比如，《魔塔》里的小主人公，一个名字叫吴所谓（即

“无所谓”的谐音)的小男孩,就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长得瘦弱不说,而且还有点斜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斜视,所以,你看,我与你说话时,眼睛总是瞟着另外一个人。你别生气。其实我是在看你。我要是不看另外一个人,而是看你了,你再生气”。

我喜欢写这样的人物,普通,渺小,不伟大,不光彩照人,身上弱点很多,没有一点点英雄气概。我这样写,一方面是为了让小读者迅速找到一种认同感,把这些孩子看成是自己的投影;另一方面,是我坚信当这样的人物成为英雄之后,才会让人热血沸腾,才会让人振奋,才会让人为他们喝彩叫好。

有人说,神话是诗,不是谎言。套用这句话,我要说,幻想小说是诗,不是谎言。幻想小说不是信口开河,《魔戒》的作者托尔金说过一句话,你所创造的那个第二世界一定要让读者觉得有真实感和熟悉感,他才会相信那个世界的存在,他才会毫不犹豫地走进去。所谓的第二世界,就是英雄大显身手的舞台,那是一个有魔龙、有妖孽、有遍地精灵、有魔法的世界,一个光明与黑暗厮杀的世界,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世界。

我的幻想小说写得最用心的地方,就是这个第二世界。

因为我知道,当你建构的那个第二世界栩栩如生地耸立在读者的面前时,你所塑造的那个少年英雄也就呼之欲出了。

目 录

Contents

序篇 绿刺猬	1
1 黄昏下的搏斗	7
2 白蜥蜴	20
3 绿西瓜绿西瓜	35
4 初一(3)班大诱拐	56
5 有人敲窗	74
6 复活的宇宙神	92
7 拔牙	108
8 末日的绿色酒鬼	125
尾声 请拨绿刺猬热线	
800-008-80808080	139

序篇 绿刺猬

你听说过“鮰鱈鮀鮓鮆鮋鮓”这个词儿吗？
闻所未闻。

当然，你绝对不可能听过——因为这是鲨鱼骨刺星的语言。即便是鲨鱼骨刺星上的人，从他奶奶“生”下他的那天起（请你不要皱眉头，别以为我信口开河。我不是童话作家，疯子似的童话作家才会满口胡言呢。我是国际重罪法庭的一名记录员，出于职业习惯，白纸黑字，连一个字也不会夸张。你想呀，假如哪怕只有一次，我要记错了一个单词，比方说把判决书上的释放写成了绞刑，一个无辜的公民就会走上断头台。那样的话，那个倒霉蛋的愤怒的家属还不把我捣成肉酱，装到500克的狗粮罐头里，摆到超级市场的货架上去出售？），到死亡为止，顶多也就听到过三遍“鮰

“鮋鮚鮀鮀鮓鮓”，绝对绝对不超过四遍。

“鮋鮚鮀鮀鮓鮓”是鲨鱼骨刺星语汇中最恐怖的一个单词。

比鬼、幽灵以及恶魔这些词汇至少要让人毛骨悚然一万倍。

当然，这是对鲨鱼骨刺星人而言。

妈妈只消喊一声“鮋鮚……”，再哭再闹的孩子立刻就会停止哭泣。遇上需要截肢的患者，麻醉师在他耳边嘀咕一遍“鮋鮚鮀鮀……”，你就是把他的另外一条好腿锯断，他也不会醒过来。一个月前，监狱里犯人大暴动，五千名杀人犯死死地掐住了警长的脖子，要夺大门钥匙，警长从鼻孔里哼唧出一句“鮋鮚鮀鮀鮓鮓”，“哗啦啦——”所有的犯人全都直挺挺地晕倒在地上。

可是，“鮋鮚鮀鮀鮓鮓”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翻译过来就是“先天性不良少年绿刺猬一族”。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事实上，鲨鱼骨刺星上99.99999999%的公民的确都是一个名叫鱼肝油奶奶的女人生的。

科学地说，是烤出来的。

鲨鱼骨刺星上的女人们不愿意像一只大肚子青蛙

似的“十月怀胎”。谁想要孩子了，只要打一个订货电话，鱼肝油奶奶的鱼子酱分娩工作室 24 小时之内就会送货上门。生产一个孩子，并不比烤一个面包复杂：订货的电话铃一响，鱼肝油奶奶就会拿根竹竿走到栗子树下，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嗯，这只好像是熟透啦！”一边捅下一只栗子来。这时候的栗子，外面还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绿皮，长满了刺，像一只小小的绿刺猬。她的助手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涂上新鲜的牛奶，送进烤箱，五分钟后，掰开滚烫的栗子壳，一个小生命就呱呱坠地了。一般情况下，鱼子酱分娩工作室的日产量是 70 到 80 名婴儿。圣诞节前订货量剧增，最高的一天竟创下了日产 789 名婴儿的历史纪录。

不过，到了手忙脚乱的时候，鱼肝油奶奶偶尔也会出差错——老眼昏花，一走神，把一只半生不熟的毛栗子给打下来的情况也是有的。

当然了，这种概率极小，在 0.01% 左右。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 10000 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劣质产品。尽管微乎其微，又在国家安全质量检验暂行标准的允许范围之内，但这对鲨鱼骨刺星的打击却是致命的。

这种栗子，你就是烤上一天一夜，也掰不开它的硬壳。然而它却又是生命体，比最绿的西瓜还要

绿。碰到这种情况，鱼肝油奶奶的额头上就会又多一道皱纹。她转身对自己的助手说：“作孽呀，又多了一只绿刺猬！把它给扔掉吧。”它圆滚滚的，瞪着一对小眼睛，只会龇牙咧嘴地滚来滚去，就像是一股飓风，来无影去无踪。这样的不合格产品，当然不能以次充好出售给顾客啦。晚上闭店，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就会被丢到垃圾桶里。

夜深人静时，它就会咬破塑料袋，逃到大街上。一到12点，它的同类——原来藏在下水道里的绿刺猬们就纷纷出动了。它们组成浩浩荡荡的绿刺猬军团，高唱军歌《鲥鲚鮓鮀鮆鮀鮀》，在鲨鱼骨刺星上横冲直撞。

没人能拦住它们。

它们撞毁汽车，把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撞出了一个个圆窟窿。有一次，它们一窝蜂似的冲进一座博物馆，狂呼乱叫，硬是把一具在古墓里躺了五千年的木乃伊吓得哇的一声坐起来，爬出四百多米远。还有一次，它们甚至大军压境，摧毁了一道拦河大坝，结果造成洪水泛滥，使鲨鱼骨刺星的一大半国土在水里泡了整整八百年。好不容易熬到大水退去了，人却退化了，沙滩上留下了一群又一群长着鱼尾巴的人。

这群绿刺猬实在是让人闻风丧胆。

连警察也是束手无策。

几次大围剿，倒是把躲在阴沟里的绿刺猬来了一个一网打尽。逮捕绿刺猬一点也不费劲儿，就像摘苹果一样简单。它们昼伏夜行，白天全都缩成一团，倒挂在墙壁上呼噜呼噜地睡大觉。警察们只要把一只只带刺的“青苹果”从墙上摘下来，扔进大箩筐里就行了。问题是，没有任何一座监狱关得住它们。白天抓进去，晚上它们就会顺着排水孔或是通风口溜回老巢去！你总不能把绿刺猬们像核废料那样埋到地下两百米深的地方去吧，那样它们会以虐待囚犯的罪名控告你的！

焦头烂额的鲨鱼骨刺星人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捕获的绿刺猬驱逐出境，流放到其他的星球上去。

于是，在鲨鱼骨刺星上的黄昏时分，就常常会有一片墨绿色的流星雨划过天空。每当这个时候，躺在那棵栗子树下乘凉的鱼肝油奶奶就会长长地舒口气，脸上的皱纹就会又少一道：“啊，再见，我可怜的孩子们。”

根据《宇宙环境公约》第三十九项第四十六条的

规定，倾倒垃圾或是流放囚犯，必须选择没有任何智慧生物生存的星球。可是，有一天——你知道，事情往往就坏在这突如其来的“有一天”上——鲨鱼骨刺星人的一个计算错误，一只本该被投掷到火星上去的绿刺猬却给丢到了地球上。

那天早上，我正在给我一条心爱的名叫安琪儿的天使小鳄鱼洗澡的时候，突然，我透过窗户看到天上飘下来一顶白色的降落伞，下面还坠着一个绿色的圆球……这时，我手中的小鳄鱼蓦地朝后退去，我只听到它嘴里冒出一句“䲟鲹鲹鯥鰐鰏鰌”，就也跟着它一起栽到了浴缸里。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䲟鲹鲹鯥鰐鰏鰌”。

我是在夏天的一个闷热无风的早晨昏过去的，醒来时，浴缸里已结满了厚厚的冰碴。这期间，好端端的一座城市被一只绿刺猬闹得天翻地覆……这都是后来我坐在火炉边上，我的小孙子亲口讲给我听的。